

法捷耶夫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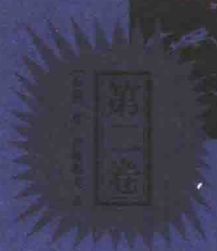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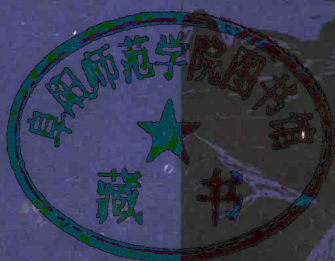
〔苏联〕法捷耶夫 著

第二卷

★ 最后一个乌兑格人

磊然 译

法捷耶夫文集



最后一个乌兑格人

萧然 译



最后一个乌兑格人

磊 然 译

第一部

第 一 章

—

一九一九年春天，在远东的游击运动最紧张展开的时候，苏昌煤矿采煤工人菲利普·马尔杰米扬诺夫和斯柯别耶夫卡村一位医生的儿子谢辽沙^①·科斯捷涅茨基，到各个村子和游牧民族居住地去进行全州起义者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

他们在碧草丛生的小径上，在原始森林中寂静无人的乡间小道上奔波了一个多月。五月二十二日的早晨，他们在离滨海县城奥尔加大约三十里^②的林中小村伊万诺夫卡一家农舍的阁楼上醒来。从阁楼天花板和屋顶中间的隙缝里，露出一丛浴着阳光的白杨林和一小角碧蓝碧蓝的青天。

马尔杰米扬诺夫回想起来，在二十五年前的这一天，他一时发起性子，在众目睽睽之下打死了一个他即使在心情比较平静的情况下也应该把他打死的人。谢辽沙记得，在一年前的这一天，在白色政变^③几个星期之前，他因为组织罢课，被学校从六年级开除。马尔杰米扬诺夫已经上了年纪，两鬓全都斑白；谢辽沙是个黑眼

① 谢尔盖的小名。

② 指俄里，下同，一俄里等于一·〇六公里。

③ 指在一九一八年，在伏尔加河中游和西伯利亚一带，由英法两国阴谋造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这个军团原来系由战俘组成，由苏维埃政府允许经过西伯利亚和远东开回本国，但在中途被社会革命党人和英法两国利用来举行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这时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一带的富农，以及某些工厂里同情社会革命党的工人立即响应，发动叛乱。在伏尔加河岸成立了萨马拉白卫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政府。在鄂木斯克城成立了西伯利亚白卫政府。

睛、大手的少年。这些事情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

他们觉得没有必要互相重提一下往事，于是很快地穿好衣服，下了楼。

留他们过宿的农民，叫约瑟夫·施巴克。在混杂着俄罗斯各种方言的本地方言里，这个姓的意思不知是椋鸟，还是麻雀。可是这个姓和他并不相称：这个农民是个骨瘦如柴的高个子，瘦削的长脸上满布刚毅的纵纹，一把长胡子凌乱邈邈，仿佛是一绺一绺粘起来的，眼睛是淡蓝的，眼神温顺，没有血色的右眼皮翻在外面。他年纪早已过了四十，说话举动都是不慌不忙，仿佛他已经看透：哪怕是最惊人、最无私的人类努力也不过是徒劳无功。

村里的人大多叫他“大贵族”，这个外号是取笑他年轻时候常常要去经营一些不能实现的大生意，并且同时搞好几样：诸如做木桶、鞣制皮革、制车轮油、囤积一些做滑雪板的材料（“滑雪板的价钱今年冬天看涨，”他说），但结果却是一事无成，而且在这个一般就很贫苦的小村子里，他又是一个食口众多的大家庭的最无能的当家人。谢辽沙和马尔杰米扬诺夫看到“大贵族”对他们的油脂垂涎三尺的神情，看到他用刚修过树皮鞋的刀子把油脂放在煎锅里切成极细的小丁，弄得油脂上面都是些脏指头印，觉得又是可气，又是可怜。

“大贵族”是一个饱经世故的人，做事稳扎稳打，再加上是两个游击队员的父亲，所以在这一天被选为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他还自愿给两位客人带路，把他们送到奥尔加隘口。

他们黎明动身，这时雄鸡已经啼过三遍，可以看得出凝集在牛蒡叶上的露珠，好像是锡制的一般。

一路上，一直到隘口马尔杰米扬诺夫都不开口，心不在焉，只是像老年人那样，用脚后跟着劲直往前跑；他常常仔细观看小径和树木，他那有着稀疏的麻点、长出略带火红色粗硬须茬的宽脸上，流露出心里有事的神情。谢辽沙快到隘口才发觉他的不安：马尔

杰米扬诺夫站在一棵弯曲的灰色橡树跟前，用手指去挖树上一个年代久远的铁锈色的斧痕，一面激动地折断周围的灌木；过了一会，他的军帽和被太阳晒得泛出红色的背部已经在离小径老远的地方闪动着。

“他的兴致倒很好。”“大贵族”冷淡地说。

他们俩等了马尔杰米扬诺夫一阵，看他老是不来，就爬上隘口，登上一块沐浴在阳光中的开阔的高地，感到心旷神怡，在他们面前展露出弥漫着橙色雾霭的大海。

山脉在这里分成许多细小的支脉，支脉上淡紫色的针叶密林，像一堵堵带有雉堞的城墙，伸向海边。一直到海边为止，这些支脉中间展开的山谷和峡谷越来越开阔，树木越来越茂密，山谷里芬芳扑鼻，一片翠绿——光泽厚实的橡树叶，浅红的枫叶，还有紫杉和胡桃树；下面沿河蜿蜒着一带枝叶纷披的柳树，毛茸茸的粉红色种子随风飘散；稠李在开花；密集在阳光灿然的牧场边缘的白桦处女林波动着，树皮闪闪发光；云彩的影子在牧场上毫无声息地飘过。

在形状好像略微嫌长的马蹄铁的海湾较近的一面，谢辽沙依稀辨认出一些透过灌林隐约可见的建筑物：一座玩具似的钟楼和一些堆栈。

“以前这里叫圣奥尔加岗哨。”“大贵族”解释说。“从一九一七年起这儿才算是城市。其实这哪里算是什么城市：那边的几所房子，数也数得过来……”

“原来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奥尔加！……”谢辽沙心里想道：关于这个军屯田，关于为了争夺这个地方曾经进行过的鏖战，他是耳闻已久，哪知它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村，值得注意的不过是一座钟楼和几所锌板的堆栈而已。

然而像扇子般展开在他们面前、沐浴在阳光中的盆地是那样无比地美妙，它宛如开屏时的孔雀尾巴，色彩绚烂的末梢垂在碧水之中；疲倦的感觉，湿润的风吹拂在面颊上的滋味以及肩后温切斯

特^①（真正的温切斯特猎枪）的沉甸甸的感觉，令人感到那么舒服，而主要的是他最近几星期来的全部经历还是那么印象新鲜，历历如在目前，——他们徒步穿过树林、经过山隘和沼地的整个旅途；在篝火旁边度过的充满了不知何人发出的沙沙声、猫头鹰的鼓翅声、远处的瀑布声或是碎石坍塌声的神秘之夜；在荒芜的庄园里，在弥漫着烟味和生皮气味的当地游牧民族居住地上度过的夜晚；微闪金光的玫瑰色的朝雾，朝雾消散后突然展露的一片片绿油油的耕地，春天翻耕过的牧场，武装群众涌集的热闹的村子，情绪激昂的农民集会，一连串的大车，不断变更的人脸和事件，其中特别叫人高兴的是发现花布头巾下面有一双好奇的眼睛迅速地打量着自己，——这一切是那样地充满了青春的气息，那样地异常令人激动，所以纵然谢辽沙遇到什么暂时的失望，也是转眼就淡忘了；狂喜、没有对象的怜悯和对宇宙万物的爱，这一切的感情混杂在一起，充满了他的心灵。

“以前我们移民过来的时候正好经过这个奥尔加。”“大贵族”用微哑的声音慢吞吞地说，他没有注意，谢辽沙并不在听他。“当初也是用轮船把我们送来的，而且正巧就在那些锌板棚的地方，叫我们下船。哦，那时候，比方说，这些棚子还没有，教堂也没有，只有些木头营房，还有二十来所小屋。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少说也有一十八年了，恐怕还不止……轮船就在那边再过去一点的地方抛了锚，派去了一条小船，可是起先不让我们上去：他说，你们等一下，长官要来查护照。那有什么办法呢，好，查就查吧……年轻的孩子们倒不大觉得苦，反而觉得怪有趣的，可是老年人一看：尽是山和树林，别的什么也没有……‘你看吧，’大伙心里想，‘原来这就是绿地！’跟我们同船来的有四家是霍霍尔^②，我们都是伏罗涅

① 美国制造的一种著名连珠枪。

② 旧时大国主义的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蔑称。

日人，他们是霍霍尔，他们一路上咕噜着：‘哦，多么好的绿地，多么好的绿地！那边的草有人高，葡萄把树枝都压弯了，那边的土壤有丈^①把深，都是黑土！……’唉，真是些傻瓜……哈！……吓……”说着说着，“大贵族”忽然破口大骂起来，挥动着像马胫骨般的皮包骨头的胳膊，甚至还把脚跺了一下。

谢辽沙惊奇地望了望他。

“唔，好吧……那时候，天气已经冷了，要是在家的话，正是打麦的时候。我们穿的衣服很坏，大伙都站在甲板上，抓住栏杆，一直望着岸上……后来，一看，我们的舢板摇过来了，船上坐着两个人。一个好像个子很小，头发灰白，满身都是纽子，另外一个我记不得了，只是好像年轻一些。他们上了舷梯，跟船长谈了几句，就走到我们跟前。这时我们的娘儿们都跑上前去，央求他们。的确，大伙都累得够呛。有的妇女还带着吃奶的孩子——正好是在船上生产的：不管怎么样，路上到底走了两个多月——也应该替人家着想一下！……唔，我们把妇女们稍微朝后面推了一推。‘是谁陪你们来的？’他们问。我们吓昏了，也搞不清楚，——鬼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只是站着，不吭声。‘你们有队长吗？’不错，我们倒是有一个队长之类的人，还是在敖得萨就选出来的，也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庄稼人。现在他已经死了。他姓普尼亚，名字不是叫阿斯泰菲，就是叫叶甫西菲——一个非常古怪的绰号……这时他走了出来：‘队长在这儿。’他说。‘护照，’他们说，‘都齐全吗？’于是……就没完没了地说起来！”

“大贵族”叹了口气，在衬衫下面搔了一阵，不断回忆着他迁移时的种种细节。……不，这一切完全不是他须要讲的话。

他没有能讲述，这些负着家室之累、满身虱子、没有土地的伏罗涅日农民，为了寻找新的故乡，怎样环绕阿拉伯和印度完成了这

^① 指俄丈，下同。一俄丈等于二·一三四米。

次远渡重洋的航行，——像古代编年史上所说的那样：“披荆斩棘而村落兴”。人家是怎样天花乱坠地向他们描绘着这些新土地，说什么那里有着几丈深的腐植土和无边无际的割草场，上面尽生着沉甸甸的草料。……而他们的失望是多么巨大啊。

最好的土地已经被西伯利亚的旧教徒占去，他们每人开垦了一百来亩^①，或许还不止这些。不是肥沃的俄罗斯黑土，而是杂草丛生的薄薄的腐植土层，不到几年就会变得贫瘠。不是神话里的草场，而是覆着酸野菜的湿土墩。……可是水呢，——每年把超乎人力的劳动所得到的果实冲入大海；吸血的小飞虫——把人畜闹到发疯的地步；野兽——到了夜里就在土屋旁边吼叫；不，这完全，完全不是乐土！……而那以本身蔚为壮观的绚烂茂盛使谢辽沙深为震惊的原始森林，——却像凶狠的敌人，像盗贼似的与人们为敌。

“那么金梅尔的矿山在哪里？”谢辽沙问，他怀着不自觉的厌恶和怜恤，望着“大贵族”把臭气熏人的破包脚布晒在太阳下，用手指搓擦他的白白的、肮脏的、出汗的脚。

“哪里是什么矿山！”“大贵族”绝望地回答说。“你是说铁矿吗？不错，在这里采过矿，挖过洞……从这里看不见。呐，在那个山脊后面，再朝圣弗拉基米尔那边过去一些就是。……我们这里尽是些圣人。”他带着狡黠的冷笑插了一句，他的脸立刻显得聪明起来，但是马上又恢复了平时那种温顺的神气和懒洋洋的自以为万事皆通的神情。“替他干活的多半是中国人，俄国人很少。起义一发生，中国人都跑了：大概是去投奔红胡子^②去了。现在大概全是本国人了。”他最后说的并不完全是实话，大概是为了让对方听了高兴。

“要是他知道金梅尔是我的姨父，不知会怎么样？”谢辽沙想

① 指俄亩，下同，一俄亩等于一〇九公顷。

② 中国东北一带称土匪为红胡子。

道。

“这里的红胡子多不多?”

“哪里有什么红胡子!……”“大贵族”带着怀疑的神情回答说,虽然接下去他就要说,今年的红胡子比过去任何一年的都要多。“虽然,说真的,他们今年……”

但是他没有来得及把话说完:灌木林带着索索的响声分开了,戴着兵士暖帽的马尔杰米扬诺夫满头大汗,费力地迈动着微微弯曲的、走路外八字的腿,走到大路上。

“喂,这就是神赐的土地!”他咧开嘴巴笑着,用悦耳的喉音说,一面向谢辽沙眨眨眼,在他的声音里已经带着苍老的声调了。

他放下枪和背包,用手遮在眼睛上面,久久观看着四方,一面喃喃地咕噜着什么。谢辽沙在他的善良的宽脸上看到某种内心烦躁的神情:情绪激动的注意,吃惊的忧愁。马尔杰米扬诺夫好像在寻找什么或者设法要知道什么而没有成功,或是已经知道了,但是感到吃惊。后来他放下了手,但是仍旧站在那里,出神地凝视着空中;这种新的神情和他是特别地不相称:平时他的举动总是从容不迫——总是说着什么或是做着什么。忽然他的眼睛湿润起来。他低下头来动手卷烟卷,他的手在发抖。

“他今天是怎么回事?”谢辽沙心里感到纳闷。

“你刚才不是问起红胡子吗?”“大贵族”懒懒地打量着他的两条伸直的光腿,开始说。“今年他们多得不得了,那边非但黑斤人^①或是鞑子^②不能通过,连俄罗斯人都不能通过。不过他们是哪儿来的这么多的人?老年人说,发生了起义,异族人^③也像我们一样,自己中间也起来反抗,他们不愿意交钱给红胡子,红胡子

① 那乃人的旧称,居住于阿穆尔河下游的民族。

② 指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的那一部分乌克格人。——原注。

③ 指帝俄时代俄国属地的异族人。

仿佛就来镇压。他们把这些异族人——对俄国人也是一样，——剥得身上一丝不剩……你们司令部发出的命令上怎么没有提这个？就是关于这些异族人？……是把他们赶出去呢，还是怎的？……这儿的土地连自己种的都不够……”

“那些傻瓜乱说一通也罢了，你怎么也像鹦鹉似的，跟他们学，足见你自己也没有脑子！”马尔杰米扬诺夫突然激动得可怕地说。“把他们赶出去’……做人应该懂道理才是……”他勉强克制着自己，脸涨得发紫，补充说。“我们的弟兄总是这样，’过了一会，他已经镇静下来，说。“自己不会干活，还老是想骑在自己弟兄的头上：你来干吧，朋友，你的语言和我们不同，眼梢往上吊，没有灵魂，只有蒸气！……其实如果好好地辨别一下，这个民族不知要比我们好到哪里——纯朴，勤劳，友爱互助，不偷东西……”

“居然连东西都不偷？”“大贵族”怀疑说。

“还用说，当然是这样！我们的弟兄们哪里会相信，世界上居然会有连东西都不偷的人！……可是我对你说吧……”

像一切并不十分聪明、但是对某种主要事物却有坚定信念的人一样，马尔杰米扬诺夫喜欢教训人。然而他本身对自己的话是那样深信不疑，在这种时候他那带有一个朴质的小斑点的善良的蓝眼睛里闪耀着那样天真的傲慢，所以谁也不会生他的气。“大贵族”也没有生他的气。

“也许，他们是随便瞎说的。”“大贵族”回避地说。“我该回家了——你看，太阳都到了哪里……”他怀疑地向马尔杰米扬诺夫和谢辽沙瞟了一眼，伸手去拿包脚布。“回去我得走大道：到晌午时候就要起大雾，人都走不出去……”

“起雾？”谢辽沙觉得奇怪。

“你看那不是，”“大贵族”朝大海那边点点头，那边的地平线上正升起一层灰蒙蒙的雾幕。

他们就在这个山隘分了手。

“在代表大会上见。”马尔杰米扬诺夫亲切地说。

“再见，施巴克同志，在代表大会上见。”谢辽沙热情地说，他因为可怜施巴克，脸有些红。

“大贵族”重新穿上鞋子的时候没有把包脚布弄好，破包脚布向四面伸了出来。他欣然把手伸给他们，把胡子和朝外翻的眼皮对着他们，难以为情似地抖动着他不知为什么也拿在那只手里的背包，越发显出一副可怜的笨相。所以当谢辽沙最后一次瞥视他那挺直瘦瘠的身形缓步走下山隘，两手挥动着，瘦削下垂的臀部向下一蹲一蹲的时候，——谢辽沙的心不禁痛苦地紧缩起来。

二

当马尔杰米扬诺夫转向右面，走上一条阔宽平坦的小路的时候，山隘已经远远留在他们背后。

“您往哪里走？”谢辽沙问。

“一样，这里走近些。”马尔杰米扬诺夫脸也不转地回答说。

谢辽沙加快脚步赶上了他。斜刺里忽然跳出了一根根电线杆。绝缘器的白色磁碗时而消失在叶丛里，时而又在阳光下闪烁发光。

小路陡然更向右折。从拐弯地方走出的一个矮个子险些撞在他们身上。那人虽然背着一个采人参者背的沉重高耸的麻袋，却像猫儿似的，一跳闪在旁边，把身子贴着灌林，用长长的、眼梢朝上的眼睛怀疑地望了望迎面过来的人。他头上戴着线结的瓜皮帽，身上穿着中国蓝色大布做的肥大的灯笼裤，脚上穿着中国靰鞡^①，皮带一直绑到膝盖。谢辽沙以为他是个中国人。马尔杰米扬诺夫突然脸色发白，双手拍了一下。

^① 用整块牛皮制成的一种鞋，内放我国吉林名产乌拉草，异常温暖。

“沙尔！……”他嚎叫似地喊道。

转眼之间，他和放下背包的陌生人已经拥抱起来，互相拍着背部，发出亲热的、吼叫似的声音。

“做梦也没有想到！”马尔杰米扬诺夫高声叫道。“呸，鬼东西！你这是怎么搞的？……瞧你，我的老天！……”

陌生人像孩子似地笑着，不住地重复着：

“喂，菲利普。……哦——哦，菲利普。……阿——嘿——嘿……”

谢辽沙起初有些愕然，站在原地发愣，一手握着猎枪。

马尔杰米扬诺夫叫他沙尔的那个陌生人，年纪已经不小，但是毫不见老。他生着结实的颧骨，暗绿色的眼睛闪闪发光，目光像薹草似的尖利，薄薄的嘴唇时而展露出稚气的微笑，使他的高颧骨的紫铜色脸膛霎时间容光焕发，时而又露出原先的坚毅自尊的神情。

“我们正打算来看你们，”马尔杰米扬诺夫激动地说，“大约要过四天可以到……四个太阳^①——明白吗？先去奥尔加，再到你们那里……”

“哦——哦，四个太阳？”沙尔不满地重问道。谢辽沙听他的“P”字发音流利，同时把母音拖长，就知道这不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过四个太阳，菲利普？……应该早些来——三个太阳，最多了。正好我们家里有喜事……”

“喜事？……”

“喂——喂，大喜事：我的儿子——正好满一个冬天……哦——哦，这小子可结实啦，像熊一样。”沙尔的刚毅的脸上重又露出迷人的天真稚气的微笑。

“儿子？！你的？”马尔杰米扬诺夫高兴得叫起来。“好一个沙尔！你这是怎么搞的？你快把你们那边的情形讲给我听听……”

^① 沙尔说的是不很通顺的俄语，马尔杰米扬诺夫和他谈话时也用这样的话。

“不，你先讲——这怎么行？你是首领……”

“这真是新鲜……”

“不，不，你先说。”沙尔笑着坚持说。

“你瞧，这是哪里兴出来的这种规矩！”马尔杰米扬诺夫转脸对谢辽沙说，并不掩盖沙尔对他的尊敬使他感到得意。

说着，他马上变得脸色庄重起来——只要遇到事情和他的革委会副主席的职务有关时，他总这样——开始不厌其烦地讲述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沙尔一次也没有打断他。尽管根据他不住用手指揪弄他衬衫上的布带以及他的面颊偶尔会神经质地抽搐的情形，可以猜测出他是活泼好动，甚至是神经质的，然而，显然，他是个沉着谨慎的人。只有在马尔杰米扬诺夫讲到，代表大会将有各民族参加的时候，沙尔才扬起眉毛，满意地咂了一下嘴。

“喂，好啊。”马尔杰米扬诺夫说完之后，他说。“在哪里举行——在奥尔加呢还是在斯柯别耶夫卡？”

“不，在斯柯别耶夫卡：在奥尔加仍旧有危险……”

“乌兑格人也能派人来吗？”

“那还用问！”

“乌兑格？！”谢辽沙惊讶得几乎叫出来。他的心开始噗噗地跳动。“原来这就是乌兑格？是尚武的古老民族？戴着所有中国商人都戴的瓜皮小帽？……不，这是不可能的！……”

“红胡子？……噢——噢，红胡子多得很。”马尔杰米扬诺夫问起红胡子的情形，沙尔回答说。“有许多人到银子谷来找我们：朝鲜人来，黑斤人也来，都来求我们帮他们打红胡子。我们就去帮助他们。我们可不怕红胡子。”

“对啊！”马尔杰米扬诺夫振奋起来。“钱也不要缴给他们……这个问题我们在大会上也要提出……”

“喂呀，我们难道会缴？你是知道的，乌兑格人从来不缴！”

“可是你为什么一身中国人打扮？”